



如风一般的日常

□朱以撒

秋日来了,上文书店买纸墨的人好像多了起来。一定是天气凉爽,使人笔下的效率高了起来。一个文士在书房里待着,就是大量地消耗笔、纸、墨,试图在消耗中逐渐成为名家。苏东坡当年说:“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他对笔墨消耗是极其推崇的,有消耗才有成名的可能。有人也对我说过他一个月用了多少纸墨,写秃了几管笔。秃笔舍不得丢弃,又插回笔筒里,现在都有一大捆了。我看这些都是常道,有癖好者必然如此,挣来的一些钱就是投入在这里的。

可是,苏东坡没有说到砚,他不知道怎么说,如他这般研墨挥毫的人,一生也消耗不了一方砚——每个人都这样,砚完好,人没了。

有限与无限,在人和砚的关系上,可以看得明白。

黄庭坚曾认为文士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最终还是难以做得圆满。尽管如此,每个还是有穷追的念头。

癖好的日常化是前人的做法,癖好是私有的,不必拎出来强调它有多么重要,前人总是比较内敛,静静地做一些私事,不想让人知道。陆游也是到最后才说自己“六十年来自首诗”,把人吓了一跳——日常就是不惊不乍。张三一伙商量着单车健身,统一买了一堆行头,那个圈子里的人就知道了,也看到第一次出征时的气派。可是没过两个月就放弃了,有人问起,每个人都说了堆理由,好像被人坑了一样。凡事不能如日常坚韧,也就做不长,更不必说得有多

点名堂了。洛阳的寇先生九十多岁了还每日写字,他送了我不少字,我一张也没有回送他。他不像我有些想法就写文章拿去发表。他只是埋头写。他写的字可能放一个房间了,他还是不停歇。至于字写到什么程度,离古人远还是近,他有时会问我。我认为年岁大了不必多想,也不必与人交游,交游多是错位的,年少者岂能理解。书写这种形式就是让人摆脱群体,自己与自己周旋,尤其是持续与砚这一坚硬之物厮磨,便沾染了沉着不移之气,明知不能洞穿一砚,还是想费心力于其上。

有朋友赠送砚给我,并称发墨甚好。我只能笑笑,感谢,知道自己不可能用到它。想到砚有灵,把它摆起来吧。

苏东坡有一次和米南官相遇,边喝酒边挥毫,兴起而作行草,苦了两个埋头研墨的童童。暮色下来时酒尽纸尽,各自拿着对方的墨迹告辞。日常就是消耗一些物质,消费一个造兴的午后。估计这个下午

两人笔下没有几件是合规矩的,都是墨戏,乱涂乱抹的,酣物淋漓的,纸上情性而已。宋人给后人不少启示,启示之一就是不必把字写得合规中矩,而是要写得随意,不然就不快活了。快活的人总是比其他文士多一些故事,怪异的、荒唐的,苏东坡和米南官总是推倒不少,到现在反倒成了雅事。一个文士不能下笔前后都纠缠于规矩,成为一个死守规矩的人。不过,苏米的情调是与生俱来的,一张嘴一伸手就是这样。很多人不知道此中有道,还是学苏米的书法,形很快有了,笔情却让人绝望。有人就想装天真,装博学,也就离得更远。苏米的艺文是留下来让人玩味的、称道的,馋人的。不是让后人学的,学了就当上了,永远是隔着一堵墙。我离苏米很远,我学的都是一些中性的,说起来没有什么情调、情趣,使我也不必装斯文。

迎着秋风在江边走。黄昏下来,便有一些人在放纸鸢,人与纸鸢一样闲适。人在坚实的地上,拽着凌空空虚的

纸鸢,高低参差,游弋滑动,一叶般轻盈。当年自己搬到江边来时,也拥有几张纸鸢,也放了几回,可惜却没能坚持下来。黄昏这个时段再好不过,不那么明亮刺眼,使人走出家门,面向空旷。自己不放纸鸢,但逢有人的纸鸢上了天空,我还会凭栏张望一阵,想起良宵曾在纸鸢上写了“天上大风”这四个字,便轻松起来。生活如砚一般密集沉实,让人倾心尽力去应付,才能日常下去。不多的闲暇则虚之以待,让一些昏睡中的小情小调苏醒过来。把纸鸢飞往空中是一种、垂钓、抚琴、对弈、挥毫都是如此。它们就像是密室中的一扇窗户,沉闷了可以打开来透透气,使日子散漫一些。只是,有情趣的时间不会太多,我看到几个放纸鸢的人开始收线了,有一个人说他晚上还有班。纸鸢越来越低,摇摇晃晃,最后落在实在的沙滩上。

阮孚最大的癖好就是收藏木屐,有事无事地给木屐上蜡保养。看上去

无聊玩物,其实他想的还是很多的,他说,未知一生能看几履展?阮孚那个时代人命数都不长,短长的对比也就常常出现——一个人的身后,橱子里还排列着许多崭新的木屐,主人却不能再穿上它们嗒嗒嗒地行走。这种反差太现实了,连木屐都长过阮孚的命。这个时代的名士,除了相约游弋山水、访仙寻药、清谈无为外,更在意自己与天相异的私有癖好——张湛好养鸬鹚,支道林好养神骏,王徽之好竹,陶渊明好鹤,王羲之好鹅,更奇怪的是王仲宣好听驴叫,袁山松好作挽歌。有的不免怪诞荒唐,非常人之癖。王谢家族中人,白日里理政,是为公器;之余则伸张自己的癖好,也就不论荤素,自个儿做去。仔细感知一下,他们都在外表正经或荒唐的癖好形式中,体验着生存之道,调节着生存的取向,而不是一般人看到的飞觥流翠、白眼青眼那般浅率。只能珍重时下。如阮孚那般,虽有

穿几履展的疑问,还是每天开心地穿好,再说。

今年秋日,又有不少学子考入中文系。我眼前仍然浮动当年的气象——这些人似乎都是为文学而生,为当作家而长。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居然已经在入学前就发表好几篇作品了,而痴长她十多岁的老大哥还是空空荡荡,不免让人内心焦灼。那个文气日长的时段,很多话题都围绕写作来展开,关注哪个同窗发了作品,想拜他为师,偷取一些秘诀,否则真是枉为中文之子。毕业几十年后聚会,如果和谁谈文学谈写作就幼稚了。秋风吹起了白发,早把文学给吹走了。会写的早已不写,不会写的更不写了。如果有一个外人参加聚会,他听了半天,还是难以判断这些人究竟出自哪个系。那就埋头吃菜吧。

每一场秋风来时,都使我有信手把笔的念头。想到这个癖好不曾消失而是越发牢靠了,甚是暗喜。



秋到山村

□张先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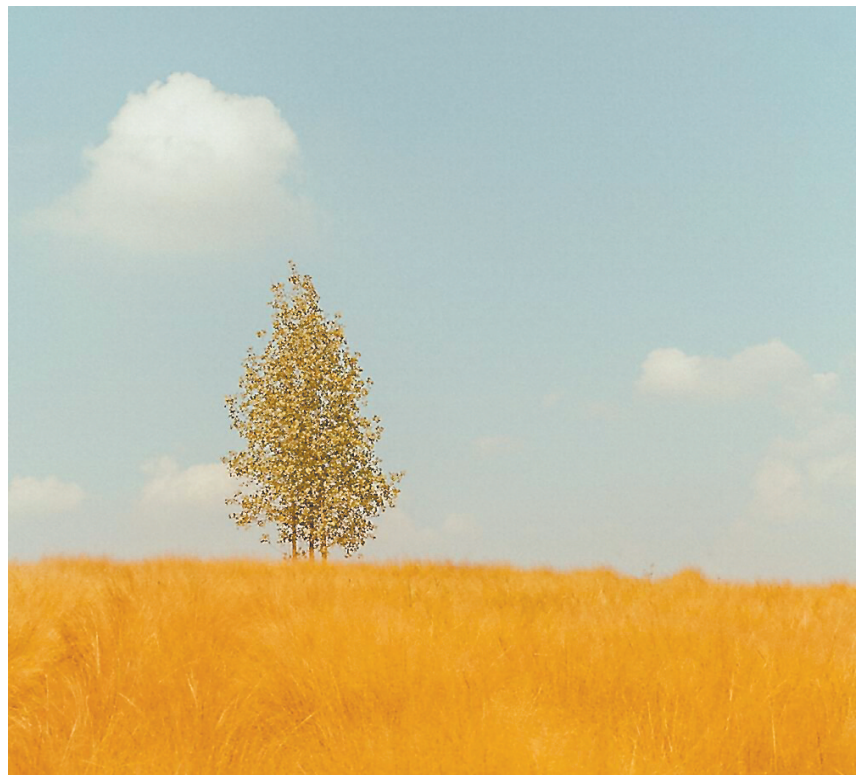
了村子四周的房屋底下。起风时,随着一阵又一阵风吹来,稻穗随风摇摆,稻浪随风起伏。蜻蜓在这棵稻上停停,又蹦到那棵稻上爬爬;蜻蜓在稻田上空飞来飞去,似乎接受了巡逻的任务。挨着房屋的稻田,有几丘已收割完稻子,有几丘正在收割,一群人挥镰的挥镰,脱粒的脱粒,打谷机隆隆响着。刚割去稻子的田畴,几只鸡正在觅食,时而停步注目,时而奔跑追逐,时而拍翅跳起,时而低头猛啄。田里,一堆堆稻草静卧着,看似随意抛堆,却是有意为之,几场雨过后,稻草堆里就会长出稻草菇来,采回炒食,爽滑可口,滋味鲜美。

路边一长溜的菜园子,种满了各种蔬菜。和春夏无别,青葱绿蒜依旧青翠,辣椒依旧有绿有红,园子里依旧五颜六色,所不同的是有的青菜换成了适宜秋冬两季的品种。惹人眼目的,是菜园一角的瓜架上静卧的磨盘般大的南瓜,原先绿色的外衣,换成了金黄色的袍子,袍子上泛着一层白色的粉末。

村子中段靠近山坡的两棵柿子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两棵柿子树都很老了,灰黑的树干弯曲着,上空枝丫横伸,显得老态龙钟,但结果却依旧不含糊,每年都结了满满一树柿子。树底下,几个孩子举着长竹竿在捅树上的柿子,一个人举不起来,几个孩子一起握着竹竿朝空中的柿子捅。孩子们嚷嚷着,小鸟却一点也不怕,飞来落在树顶上,以为它要啄吃柿子,却连看也不看柿子一眼,蹦跳几下,又展翅飞去。

晒谷坪旁边的大槐树下,一只黄牛拴在树下,旁边还有一只小牛犊。母牛卧着,神态安定悠闲,嘴里不紧不慢地咀嚼着,眼睛朝远处望着,却又似在空望,什么都没看。累了一春一夏,已是丰收的秋季,该休息了。旁边的小牛犊却不安分,突然蹦儿蹦,飞快地跑出去,一转身又飞快地跑回来。

太阳逐渐西移,天边的红霞越来越红,整个村子,都披上了一层霞光,金黄,耀眼。



主题·秋语

“唵……唵唵……”

几个身着火红衣裳的粗壮后生齐喝一声,手中的鼓槌高高抡起,虎皮大鼓便震天动地地响彻山谷。四面沉寂已久的山兴奋地应和着,好似竖起了音筒,鼓声顿时浑厚雄壮许多。长管唢呐早按捺不住,高亢欢快的曲调便如云雀一般直冲云霄。白发苍苍的老者左手端着甜糯的洒娘,右手虔诚地洒向四周的田,声音略带嘶哑更饱含激情:

“丰收啰!开镰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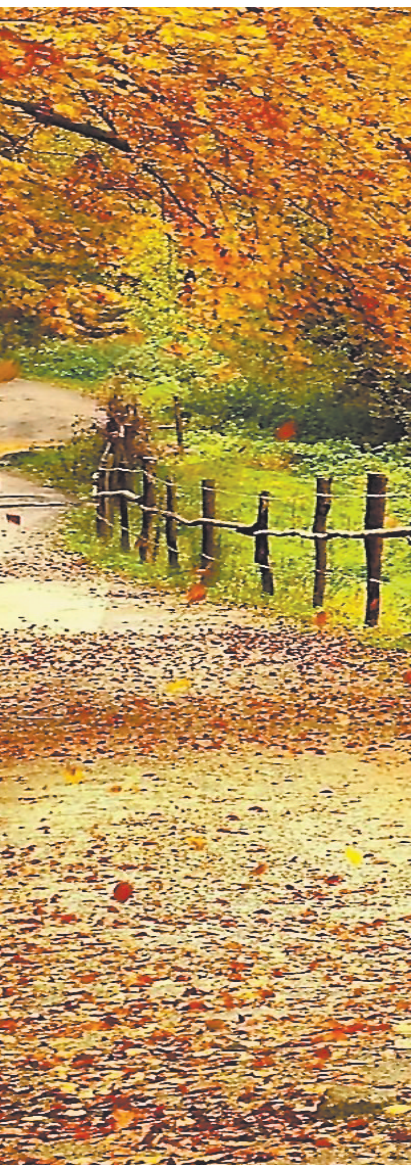
妖娆的水袖舞起来,欢快的山歌唱起来,你的目光却被独一无二的“舞台”所吸引,因为它居然设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间!

肖岭,坐落在长汀童坊和连城北团交界处,海拔750米,终年白云缭绕,群山环抱,离县城50公里,灰色飘带似的公路曲折盘旋而上,可想而知进出的不便。然而,每到金秋时节,伴随着丰收的锣鼓响起,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参加肖岭丰收节。

要该般澄澈的天空下,漫山翠竹青松显出别样的苍绿,偶尔闪现的几

深秋的泉州,秋意并不浓。阳春的笑靥依旧荡漾在东海湾的潮涨潮落间,盛夏的激情依旧澎湃在后渚港的鸥翔鹭飞里。

阳光穿透云层,在绿叶间闪现,在流水上跳跃,依然有着初恋般的炽热。我走进鲜花港菊花海洋里,隐约听到秋天的语言:土地给了每一朵花舒展自如的空间,花也呈现给大地丰饶与深广。



丰秋

□戴春兰

株举着火把的枫树乌柏,倒像山们抑制不住地欢呼了。这个名叫“灵山鹤公鼻”的山随形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山脊是前凸的大块状,山谷为狭长的柳条形,转角处平摊着镜面丘,角落里也细心地耙出巴掌大的“蓑衣垄”,整座山就成了一张规整秀气的小楷,一幅工笔细描的水粉画,一首丰盈美好的朦胧诗。

从山上一直往下望,是谁在山顶投下巨石,它的波心仿佛大海里的鳞浪层层漾开。漫山遍野的稻子全熟了,着起金灿灿的禾衣,串串饱满的谷粒沉甸甸的。稻穗挨挨挤挤,连成片,汇成海,艳

株举着火把的枫树乌柏,倒像山们抑制不住地欢呼了。这个名叫“灵山鹤公鼻”的山随形势开垦出层层叠叠的梯田!山脊是前凸的大块状,山谷为狭长的柳条形,转角处平摊着镜面丘,角落里也细心地耙出巴掌大的“蓑衣垄”,整座山就成了一张规整秀气的小楷,一幅工笔细描的水粉画,一首丰盈美好的朦胧诗。

种菊花在城东碗窑这片小天地铺开了锦绣的诗行,又把华彩的诗章延绵至西湖的杨柳晓风上,挥洒在清源山的草色烟光里……

阳光的手魔幻般地把最绚烂的色彩泼洒在大地上,把最热烈的语言写在花瓣上,也把深藏的柔情蜜意化为色彩,化为芳菲,渗入菊的花蕊和枝叶里。

秋天的序曲(外二首)

□云青

说说那些被丰收压弯的日子吧
倚窗而立的小南瓜摆出各种姿态
准备开张的葡萄酒以及忙碌着
迎来送往的竹篮藤碟
为这个秋天献上
涤荡心灵的赞美诗

小屋因美颜而凸显张力
灯光像帷幕一样垂落下来
无人能分辨它的柔美
究竟属于大地还是属于天空
抑或属于全世界

这时,随手托起一只瓜或一只果
就能轻易感知掌上的岁月
熟得发软,泛出金黄
深呼吸都带着芳香

而依偎在豆蔻般的年华
你们其实都自带光芒
微微一笑
就能荡开一世的温暖
和一世的涟漪

醉成一首绝句

满眼沁人的绿
倾倒湖上
酒开来,就是一首唐诗
参差的枝丫阻隔了
云水之间的重逢

在尚未解化的记忆里
我要用更多的时间
模拟它的平仄
练习流莺的和声
然后侧卧于它的韵脚
拥一曲流觞
饮他千年,梦他千年
直到自己醉成
一首绝句

牵牛花

一支牵牛花
握却肥胖的浮华
只引人思索
简约背后的意义

解除了与藤蔓繁复的婚约
它,从容回归花的初心
哪怕孑然一身
也要坚守一份不辜负春天的期许

那么,就向春天进发吧
内蕴的美,像溢出瓷瓶的暗香
让所有的目光
次第收敛于慢慢缔结的花语

喇叭状的绣口一开
就能随意吐出
独一无二的
美的宣言

阳下闪亮得有些刺眼。风儿轻盈路过,吻上稻粒,它们便幸福地颤抖,道道黄纹闪电般传送到远方。

风里弥漫着酒酿似的醉人气息,发酵似的越来越浓。蝉儿虫儿在冬眠前起劲儿歌唱。不知是谁在这山谷里泼洒了颜料桶,竟织得如此绚丽多彩的锦缎平铺开去!阳光,蓝天,碧水,梯田,丰稻……秋天,第一次在每一位观赏者的生命里烙下华美的印记,如此鲜亮,如此蓬勃!

看着看着,眼前的金黄仿佛浓浓的醇醇的蜜糖在田间地头缓缓流淌,那一条条草蛇灰线的田垄根本拦挡不住,它就泻下山坡,漫过田野,流进村庄,润泽一颗颗渴盼丰年的心灵,乡亲们脸上全绽开青铜古菊般的憨笑!

农人的丰秋,向来只在田野。他们用一双粗糙的手,铸就了人间的生活艺术品。年复一年春种秋收,秧苗栽种,田水满溢,稻谷下山,他们把勤劳的汗水播撒。

只要你在丰收节走上一遭,也许就能保持着原初的纯朴与谦和,在丰饶大地上躬身行走!



着使命,要来告诉我们天地间的秘密,要来与我们分享生命的喜悦。在城东,当你俯下身倾听一朵花的心事时,你的快乐,正在花港盛开;你的梦想之翼,也正在花港徐徐张开。此刻,果实的香甜在唇边流溢,大地的语言在色彩中鲜活。

花似锦,人如潮。叶间流连,我看见菊匍匐于大地,才有了仰面向天的绚丽;我知道菊扎根于泥土,才能捧出金秋的硕果。花海寻梦,我仿佛也有了花的芬芳,有了花的姿态。我把自己倾心托付给土地,土地上盛开的花朵,也为我铺就一条缤纷的坦途。

徜徉于鎏金焕彩的花的国度里,我的眼眸里也闪烁着光芒。所有的生命都闪烁着光芒,就像这片风华正茂的土地。

大地秋语

□姚雅丽

那菊的花瓣,便成了飞翔的翅膀;那菊的色彩,便成了秋天漫溢的语言,喃喃地倾诉。它们热切地呼唤着光影里的山峦、草树,呼唤着每一只彩蝶,每一缕清风,每一个靠近它的人。

秋风那么温柔,宛如母亲,轻轻抚摸每一片叶子的肌理,细细聆听每一朵花的心声。它知道:每一朵花都携带